# 长大那些事

人是要长大的。

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年年，身高在增长，体重在增长，智力也会增长。这种增长是渐渐的，是滑行式的，像流淌的河水。而人的长大还有另一个方面，是心理的成长，是认知的成长。这种成长是突然的，是跳跃式的，像飞流的瀑布。伴随着每一次跳跃式成长的，是一串晶莹葡萄似的故事。

一、

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里，我第一次对父亲的体罚表示抗议，也是最后一次挨父亲的揍。具体因为什么事挨打，我记不得了，也不必记得，因为那并不重要。父亲大概是在我与妈妈争执地不可开交时，出手抽了我一巴掌。那一巴掌一如既往的真实，干脆，扇在脸上火辣辣地疼。但是我没有一如既往地沉默、低头、无声落泪。这一次我要坚持我的意见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自己做主，这一次我绝不同意他们对我的安排。于是我反抗，当时我并不是要反抗父亲的打，只是想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过我现在却已经忘记我到底坚持的是什么事情，我只记得，我抬头，直视父亲，然后扭头，用另一边脸对着父亲，当时我也已情绪激动到说不出话来，但是我当时那种眼神，那种神态，分明地表示着一种意思，“要是没打够得话，再打这一边吧。”我记得父亲愣住了，也没有再出手。这之后的记忆也变得模糊，不过我记得我的意见被保留了。

那一次抗议深刻我的脑海，我时常会忆起，也使我时常愧疚。我曾长久地悔恨自己，自己怎能那样对待爸爸。中国自古以来是有一种孝的传统，父亲对儿子的惩罚，无论对错，儿子是不该顶撞父亲的。更何况，父亲的出手，毫不怀疑是因为他爱我。我如此对待父亲，对待父亲这样一个爱面子，又性格刚强的汉子，我是多么残忍啊！爸爸就是爸爸，是一个农民，也是一个匠人，这些年来，他又成了农民工，四处奔波，为家庭的幸福，拼命去打拼。爸爸不是梁启超，也不是傅雷，他讲不出深入浅出的道理，也写不来情理俱存的家书。他虽然是一位普通的父亲，但是他很认真，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。我想来，其实爸爸揍我，对他而言，是他仅有的也是最有效的教育我的方式，哪个农村汉子的男孩不是被父亲揍大的呢？就像电影《霸王别姬》里，程蝶衣和段小楼，他们师傅除了打骂他们，还有什么别的方式能够教他们真功夫，让他们在乱世中活下去呢?所以我悔恨了，悔恨那一刻，我用对待仇敌般的眼神对待爸爸，悔恨那一刻我对爸爸的态度太过凶横，爸爸那一刻，恐怕很伤心吧！

这种愧疚直到有一天突然烟消云散。那天我读到一个故事，故事是关于一个将军与他16岁儿子的。将军一家住在海岛上，是边防地区。他一直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念大学，可是儿子不想念书了，想去当兵，去他父亲不知道的遥远的地方当兵，去一个不认识他将军父亲的地方当兵。于是父子之间展开了对抗。将军一贯是决不让步的，他警告儿子：“老子是不会让你去当兵的!你要不想读书,那就给我滚去种地！”儿子知道将军父亲一向是言出必行的，而且征兵日期在开学前，这让他父亲有了天然的优势。不过儿子没有认输，他开始绝食，他父亲一天不同意他去当兵，他就一天不吃饭。将军知道后，不以为意地对妻子说，：“不吃就让他饿着，看这小子能挨几天！”几天后，电话从医院打到了军营，将军罕见地临时请假，从军营直奔医院。可当将军看到躺在病床上正昏迷着的吊着葡萄糖液的儿子时，将军笑了，充满豪情的笑了，“他奶奶的，这是老子的种，虎父无犬子嘛！”儿子永远不知道父亲说过这番话，他怀着要证明给父亲看的决心，毅然地投身军营。读完这个故事，我也笑了，我想我不必再愧疚了，因为那一刻的爸爸并不伤心，他一定也是欣慰与喜悦的，因为他的男孩，长大了！

二、

高二那一年，我在一所寄宿制高中念书，那年一月，离期末考试还有10天的时候，我病了。皖南的一月，挺冷的。那些天，寒风凛冽。我开始只是感冒发烧，去医务室开了几盒板蓝根，觉得挺挺就过去了。对我而言，发烧这种小事，一向是不告诉爸妈的，家里离学校几百里，爸爸还在外打工，妈妈一个人在家料理琐事，我告诉他们，既于解决事情无益，又使他们平添烦恼。过了几天，病情加重了，我起床后头如灌铅，昏昏迷迷，复习不了任何东西。我去医务室一量体温，39度5。我有些撑不住了，去告诉了班主任。老班是一个三十岁的大伙子，他问我要不要打电话给我爸妈，我拒绝了，我觉得去医院看看就行了。老班就给我开了一张出校证，再借我五百块钱，他问我要不要找个同学陪我去，我也拒绝了，快临近期末了，大家都很忙。我独自去了医院。

医生诊断后，“你这拖了好几天了吧，严重了，已经扁桃体化脓了，要挂水啊。”我点头称是。医生皱了皱眉头，应该在回忆什么，接着问我道：“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你爸妈呢？ ““我在XX学校读书，他们赶不过来。”医生了解了情况后，更改了挂水的建议，让我先吃药试试。

我拎着一大袋药回到了学校，吃了一天后，有些缓和了，便再一次拒绝了老班提议打电话给我爸妈的提议。后来啊 ，我和室友都说我那两天的缓和是回光返照，第三天凌晨2点多，我扶墙挪移到宿管的值班室，借宿管电话打给老班。电话没打通，宿管让我先挨到天亮，还给我端来了开水。第二天早上，妈妈9点就赶到学校了。她是搭最早的班车过来的，老班一早就打了电话给她。

之后我就住院了，住一个礼拜。那些天妈妈就一直在病房里陪着我，晚上就和我一起睡在病床上，当然，我是在睡，妈妈并不会睡着。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，我和医生、妈妈还有班主任商量好，夜里在医院里挂水，白天去考试。

这一次生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发现自己已经变了，我已不再是那个一遇到困难就去找爸妈的孩子了。我开始去避免麻烦身边的人，我开始习惯去一个人解决自己的难处，我习惯自己去不断地为自己做出抉择，我的第一求助对象开始成了我自己。这次我病倒，妈妈仍能陪伴在我身边。可是，爸妈终将老去，我应该去成为那个陪伴在爸妈身边的儿子，而不是要爸妈照顾的孩子。长大，已不是大人孩子轻松的话语期望，而是生活的责任，是与时间的赛跑。一个在长大途中输给了时间的孩子，我已不忍去想象他的将来！

三

高考毕业后的暑假里的一天，我在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和转团员关系途中，丢失了钱包，两个半小时后钱包几经波折失而复得。

钱包掉在从车站到学校搭乘的出租车上。我上车问价，司机要价15。我看自己钱包里只有两张百元钞，就没用现金，用的支付宝转账。到了老师办公室，我才发现自己钱包丢了。我办完事后，在学校门口急地团团转，然后拨打了110。潜意识的，打电话之前我有种莫名的期望，可能是从小有困难打110的故事听多了，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拨通110——许多男孩应该都有拨出110后又挂掉的经历吧——我盼望这个神圣的号码能为我解决一切。

“发票拿了吗？”

“没拿”

“车牌号记得吗？”

“不记得”

“·······”

打完电话后，事情毫无进展。我心中出现了莫名的烦躁和生气，还有些失望，就像小时候，总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，直到有一天，突然明白，爸爸原来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不能够为自己解决一切时的那种怅然与失望。我灵机一现，猜想出租车司机可能会在固定的地点等待客人。于是我又打的回车站，这回我发现，车费只要7块钱。

不幸中的万幸，我一眼就看见了那辆红色出租车。我径直走过去，打开车门，坐上后座。司机本以为我是客人，结果却发现我是来找钱包的。于是司机以明显不热情的的语气道，“我可没拿你钱包，你确定是掉在我车上的？”

我毫不示弱，斩钉截铁地答道：”对，就是掉在你车上。我付钱的时候钱包还是在的，下车后发现没的。”我的脸色也很是难看，而且我毫无下车的意思，就坐在后座上看着司机，摆明了，这件事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
司机没有立马回答，车里陷入沉默，空气凝滞得有些压抑，在确认了我坚定的态度后，司机回答了，语气明显软了， “小伙子啊，你放心。我是肯定不会拿你钱包的，不过可能是客人拿的。你之后我又载过两拨客人。我车里有摄像头，不过这个视频我看不了，要去交管所才能看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交管所，我现在打个电话给交管所，让他们把视频找出来。”

司机的建议远超我的期望，要是我自己去找交管所，少不得许多麻烦，“好，那麻烦师傅了。”

车子启动了，在短暂的安静后，司机跟我说了那两拨客人的去处，”那个先上车的客人应该是一个来出差的，在X县饭店下的车。后来下车的是一家四口，在朝阳小区下的车······”

到了交管所，之前打电话已经谈好的交警带我们开始回看监控视频，视频是一段一段的，每段五分钟，不过不能快进，也不能在一段视频中拖拉进度条。随着视频的不断播放，视频里显示了我和司机议价的一幕

交警咦了一声，转过头对司机说，“从车站到xx中学，要15块钱啊？”

司机支支吾吾地，“这个，这个·······”

这个老交警没多说什么，只对司机说，“这个事情我们之后再处理，现在我们先找钱包。”

果然，在我下车的那一刻，清晰地显示，钱包从背包里滑到了后座上。

“诶呀，”司机看到这里喊了一声，“真掉在车上了！也都怪我，平时客人下车的时候，我都会回头看一眼。今天都怪我，你下车的时候我没去看清楚。”司机这番话，倒也不失真情切意。

钱包的去向被我们锁定在了第一个上车的客人身上。在视频里，我们根本没有看见钱包是如何被他拿去的，只是根据他上车前后钱包的有无来断定是他拿走了钱包。后来我们又仔细地重看，才发现，这个男子有几次不自然地在那里扭动屁股，手臂也在那儿异样地屈伸，肯定是在偷藏钱包。这种情形，让我回忆起我小时候，从妈妈藏零食的角落里，偷吃零食时，被妈妈发现的那种囧态，我禁不住笑了。交警的工作，暂时也只能到这里。这位业务熟练的交警，跟我和司机都做了一番周全的交代，“小伙子，你也看见了，这个钱包确实不是司机师傅拿的，不过确实是在他车上掉的。司机师傅，等下你还是带着这个小伙子，再去一趟X县饭店,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人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师傅你再带小伙子去趟派出所。小伙子，司机师傅也是要工作的，到时候要是司机师傅和你到了派出所，这事就交给警察处理好吧，让师傅继续去做生意。今天师傅也算是尽心尽力哈。现在这个视频我会保存下来，出于规定，到时候有必要的话，要叫派出所来我这拿。“我和司机，都满意地接受了交警的处理方法。临走前，交警还让司机拍了一张那人的照片。

这个时候我还是挺感谢这个司机的，这时候，我和司机师傅也算是半个熟人了吧，说起话来，也熟络了很多。在去酒店的路上，司机问我考了什么大学，还勉励我以后要好好努力，找一份好工作，不要像他一样，没文化，只能开个出租车，靠老天爷赏饭吃，钱多钱少没个定数，辛苦得很，更心累得很。这个时候，其实我已经不在意司机多收了我钱这事了，司机师傅却没放下，他终于不好意思地说，“小伙子，是我不厚道。之前呢，没打表。你看我跑了这一圈的份上，就别跟我计较了。这事要让交管所处理了，要扣分还要罚200块钱，我这一天啊，也就算白干喽。”司机要是不提这事儿，我也不会去计较的，要怪还是怪自己江湖经验不足。我也觉得这司机不容易，估计一路上没少担惊受怕，为生活的操劳殚精竭虑至此，我心里还不禁感动与敬佩。“师傅，我懂，我懂。你放心吧。”

有了确切的线索，找到钱包也就不是难事了。我们先去了酒店，由于没有派出所协助处理，酒店拒绝了帮我们找人的请求，之后我们就到了派出所。按照我跟师傅的约定，接下来的事情就由警察处理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司机还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，“我就先走了。找到钱包了打个电话给我。”我还是比较感激地，“叔叔，麻烦您半天了，谢谢啊！”我和司机师傅就这样笑着告别了。那个民警在想了会后，就在一台电脑前操作着什么人脸识别系统。过了会儿，他拨通了电话，电话开的免提：

“你好，是某某先生吗？这里是x县x城派出所。”

“你好你好。我今天捡到一个钱包啊·······”

挂完电话后，警察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们俩都笑了。

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，来得猝不及防，去得悄无声息。到现在，我爸妈也不知道那天我还掉了钱包。司机和警察，估计都已忘了我吧。可我忘不了他们，他们也许是普通的，但对我而言却不是。这可能是我人生意义上，第一次认识“社会人”吧。小时候我要是听到，出租车司机欺负小孩子我可能会义愤填膺，可当我亲身经历，又觉得生活不易。110在我眼里也不再具有那种神圣的光辉，但公安系统的强大，确实让我感到心安。至于那位“捡”到我钱包的人，现在，我只觉得他是一位普通人。

人总要长大的。

比起身高、学历，我们更应该丰富的是心灵的成长！长大的那些事，还有很多，还要更多。

{作者：李曙亮（客别）；

学校及社团：上海电力大学凭虚文学社；

电话（微信）：15375596146；QQ：2936088155

邮箱：[li.liang.zi@qq.com](mailto:li.liang.zi@qq.com)

个人简介：上海电力大学在读大一新生，颇爱阅读，也想通过文字去分享生活与见解。}

}